宋子言行錄

文正公言行錄序

我先子文正公一生言行莫不盡載於全書然全書如海涵散出無統故學者讀之如入波斯之市往往有難領要會之患矣肆叔父立齋先生嘗屢剔類蒐分細大節爲上下編而倣夫子鄕黨篇及陶山記善錄例名以言行錄於是乎始終該明巨細俱備而爲全書之指南其有功於初學夫豈淺淺乎哉是歲秋登州儒生全濟萬聞余虛聲千里來訪求益甚勤且道其鄕有進學會宋樂欽金鍾世吳寅林三人率諸生每年行鄕飮禮於校宮又設講座一遵栗翁之

學校模範其所崇文之風槩可想矣然顧余老昏固
無及人之資恐不能啓發其嚮慕之志乃以言行錄
示之曰先子之平生大畧十居八九欲學先子先於
此考之可也全君讀之未半以爲是錄有關於斯文
不小又况關北之文獻遯於東南全書之存者幾希
乎因請歸謀三人而鋟之將廣惠一方之士且要其
弁噫天下潰裂聖賢之道塞而人獸無復別焉視仁
義猶弁髦棄禮樂如土芥滔滔者皆是諸君子獨能
尊尚先子之書此其所以碩果不食而極北之風氣
反賴天南之驗也歟先子之學亦在乎他只在乎閑

聖道而闢邪說尊中國而攘外夷焉諸君子必有能效慕而興起者矣然則是錄之錄豈獨惠一方之士而已抑將并天下之人而盡蒙其德矣嗚呼不死老夫將側耳而俟之時屠維大淵獻剝之上澣九世孫秉璿謹識

尤菴先生言行錄凡例

一先生言行皆載全書而散出無統學者難於領會故謹倣夫子鄉黨篇及陶山記善錄例各以類記

一非有文字可據而只有家庭所聞及士林傳誦者不敢輒記每條下必著其所引處以爲徵信

一分作上下編以細節爲上編以大節爲下編

尤菴先生言行錄目錄

上篇

幼少時事
容貌威儀
起居之節
衣服之節
飲食之節
處家之節
居服之節
祭祀之節

冠昏之儀
師友之際
接人之節
接下之節
辭受之節
施與之節
行止之節
子孫居官
教人常行
戒女色

論鬼神
卜筮之所
下篇
爲學之法
誦讀之工
編述之工
筆翰之工
論詞章
論文字
出處之義

建請之事
敬君之禮
處官之事
春秋之義
尊賢之事
尚義之事
闢異之事
處事之義
論黨論
論斜官

處變之節
受命騎事
傳道之託

尤菴先生言行錄上

八代孫近洙編輯

大明萬曆丁未十一月十二日戌時先生生于沃川九龍村母郭夫人夢呑明月珠而有身至是睡翁公適以宗家祀事在青山衙舍夢孔子率諸子至家俄而解娩之報至故小字聖賚

諺傳先生降生時大聖山九龍主山村草木盡枯赤登江水斷流三日云有赴燕使臣以先生命問於穀顯子對曰此人生前縱有是非死後名流萬世

二歲穎悟莊重已如巨人叔父習靜公見而奇之曰

不意吾門有此兒

三歲已能自識文字

四歲時有行商過門遺其貨先生得之追還人皆奇之幼時鄰有女巫頗稱靈異而先生至其所則不得肆其倡獗曰此郎君來則神輒不降云

十八歲加冠于砥平縣衙時從兄時彬爲砥平宰先生以睡翁公命往留衙中間樓龍門寺讀書至是睡翁公自 康陵齋所來臨加冠

十九歲乙丑二月聘韓山李氏（並年譜）

右記幼少時事

先生容貌魁偉氣像尊重拱手默坐望之可畏眞所謂泰山喬嶽及其接話甚和易

癸丑先生自山中歸堤上歷臨沃川郡衙先君適方闕司倉余獨留在去思堂遂設坐迎拜以俟先君來會先生着麤布道袍中坐肩背竦直鬚髮半白儼然若山岳之峙金鎭玉錄

曾拜先生於新門外旅舍日已昏黑不辨某某人在座時適有日變座中一後生曰此是天下共之非我所獨憂先生奮然起坐曰子欲爲王安石不足畏之說乎語時眼光如電唇齒顏色皆分明至於所被之

青邑薦衣座中諸人之爲某某皆可辨 仝上

先生年踰八耋眼力不昏燈下能看細書 華陽聞見錄

癸亥春京中士子鳩聚財力畫先生眞像而來先生曰朱子自作影本然余本無意於此矣洛中士友遺之以此不得卻之見此寫相彷彿乎我也 仝上

先生平日未嘗擡眼視人一日金公鎭圭忽至先生喜甚開眼迎勞金公退而傳寫眞像故先生眞像凡三本獨金公所寫得傳眼彩云

眞像三本其一卽畫師韓時覺所寫而奉于家廟是先生七十七歲眞也其一卽門人金公鎭圭所

草而指揮畫師所傳寓華陽書院最初所奉本是
也其一卽金公昌泰所草而畫師所傳寫也
先生明燈梳髮之際問曰先生年幾八十而頭髮猶
蒼未知何爲而如此先生曰吾自少不爲酒色所傷
故如是耶曰程子所謂余以忘生徇欲爲耻者亦是
戒酒色之意耶先生曰然 朴光一錄
先生年滿耄耋雖未善飯氣甚壯肅亦少疾病每曰
吾今日猶如此者以有少時愼色之功也長在山居
讀書不歸者或至經年矣 崔愼錄 下公
甲辰行黃山書院奉安祭先生以深衣幅巾爲初獻

通夜危坐了無疲色

嘗問崔愼曰君能幾日不眠幾日忍飢對曰幼少時才一日忍飢一夜忍睡先生曰何其不壯耶

嘗見少輩困憊昏睡不能讀書責曰何其昏劣吾昨日登陟而夜猶看書古有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之語勤勞則病無自而入氣力亦壯實不息而有用故也

仝上

三淵語錄曰九齋同春草廬同會講論九齋則五日達宵不寐精神如常持敬不少弛同春則過三日必一宵纔宿而起持敬不少弛草廬則勉強不寢而晝

則有時支頤失眠此可見先輩精力及工夫淺深問務目跪坐人所難能先生曰跪而靜坐固善矣而平坐不傾身亦善矣朱子有脚疾不能跪乃爲僧家跏趺坐跏趺坐者兩膝相疊而爲坐崔愼錄下仝

先生持身嚴正坐必跪言必寡人難近而益致恭晚年雖甚和平跪坐工夫益篤而膝未嘗伸寡言工夫益熟而言未嘗多

嘗自言吾性本不能多言故雖逢可喜人而寒暄之外更無語也

先生言語細下不爲高聲酬酢而聲在口中蓋一生

持敬未嘗一日放忽故本來聲音必壯大愼重於飭於言語之際亦可見爲學工夫之一端也三淵錄

少輩在傍多言則必訶責曰爾何多言耶多言則甚損氣而無味也華陽聞見錄

右記容貌威儀

平居無事則每日向晦而就寢令侍者櫛髮而睡才到二三更許必擁衾而起坐誦古文庸學孟子尚書各數篇及朱文二三篇鷄鳴則呼童明燈或著述人家墓文或裁答人書札或考閱古今書籍天欲明則滅燈還寢日出卽令進盥謹愼錄

右記起居之節

先生網巾不懸金圈何也先生曰吾在野野服故也崔愼曰在野則固然帶職而不懸金玉何也先生曰上下服不稱故也貧無繒帛以綿布作公服服布衣而懸金不稱故吾不用也但服而拜賜禮也故受金貫子懸於網巾謝後卽去耳又曰中原人用牛角貫子無貫䁥一也蓋先生之不用金玉用華制也

先生將赴講筵侍者請進冠帶先生卻之曰到闕下始着何妨先生與洪處大書曰山人本無朝服從前承命每從主倅借用今聞主倅在洛來時野服祗受本淡打乘欲從見假得山野縧處本非一嵗不問紅黑亦隨暇見借幸甚

先生平居必着道袍或深衣而冠則羊毛馬尾隨寒暑而異晩年多着鶴氅衣曰此野服也宜於在野故服之也鶴氅衣青如西瓜色圓其領而大其袖斜其後而黑其緣緣廣三四寸不爲内外衽而合襟於前左右襟有紕紐無腰帶正所謂解帶爲便者也 崔愼錄

崔愼問正衣冠即攝威儀養性情之具也貧士只有一襲道袍常時着盡而弊則如官府或公會處反無上衣奈何先生曰着盡而無有然後不着可也若備置則何可不着也

先生嘗言我國人好着白衣冬日搖扇頷下有珠華
人譏之門生曰頷下有珠正如僧之念珠繞項爲上
者焉不可用也先生曰此華人之譏正以此也故先
生未嘗用珠纓庚戌冬朝廷令國內尚青色先生曰
此制甚好可免華人之譏亟令家人作青袍
有人不戴以冠現於長者先生曰冠即華制也笠則
俗制也仍令學徒皆着冠就學
有人道袍頗長先生曰吾能服長可尚胡俗長其裏
衣而短其上衣我國化之可歎 並上仝
老峯閔公嘗赴燕得 皇明儒服襴衫之制先生聞

而喜之以書懇閔公依樣造得使學宮皆用此制曰
庶幾周禮在魯也又以遺教用於大歛之具
孝廟賜貂裘一襲先生固辭　上遣諭遼薊風霜與
同驅馳之意遂不敢終辭退而識君臣酬酢之說於
裘上逮後嶺海之行持以自隨仍以裘裏之細別作
一衣併用於身後裘則傳與第五孫以爲寶藏焉
我國婦人及童子辮髮即胡俗先生使未冠者雙紒
婦人作髻爲首飾不以敺俗爲嫌 崔慎錄
曾孫婺源輨官奉叠孫育于外家 畏齋李公外孫 十一歲來覲
先生見其着苧袍問曰此是出於汝母乎對以外祖

毋所賜先生曰此是長者所賜雖不得不著而学非儒士所當着此後則切勿更着也見李事公所錄

右記衣服之節

先生所食不過數合米食時一無歠啖及匙箸聲崔愼錄下公

非食時則不飮未嘗曰我無修養之事惟不飮茶一事可謂修養耶門生曰人不能耐渴奈何先生曰孰無渴時取水漱口則能潤渴喉也

先生酒量不過數杯而曰吾不能飮學習而能數杯蓋酒能療飢而補氣導藥也嘗謂門生曰何不習飮

而養氣耶

日入則不進夕飯曰夜食之害甚於飢也

嘗讀書於外室食時已晩而不入內學徒不敢退俄有芹菜盤飣鹽漿而進先生略不何問而進食至盡李穉錄

沂川洪公之子遠嘗爲扶餘守先生過之自衙設飯時丁春末盤有河豚熟先生指而語曰老夫嗜此物而伏在山裏不食久矣尹拯在座曰此味固佳而往往有遇毒願加審愼主倅曰吾家慣食此物況吾母親監豈有可疑先生曰大夫人爲舊時賓客有此盛

設親嘗其味何敢生疑而不之食乎拯又曰非謂有
可疑此固危道而困口腹之累忽愼疾之戒可乎先
生方欲下箸而旋止曰理到之言不敢不服主倅退
而語曰弟子之爲師慮患若是懇至先生之臨饍忽
味不憚自屈師弟之間兩得其道令人歎服 陶菴記述云拯
之與玄石書盛播於世細究其日月河豚之諱蓋在其書之後洪公追話其事曰人心果難測也云云
丙子　仁烈王后晏卒哭後以師傅始與大君相見
講學大君令設飯饌物頗盛先生手撤魚肉大君曰
豈尙行素乎對曰在家則不能而今對自家不敢食
肉也 年譜

先生長孫在濟源任所送牛肉於先生先生曰禁肉雖不專殺驟易入於犯禁不如一刀兩段寧還以還且不令下人知之曰不欲善名歸己而棄疾於子孫也都正公作宰時亦賂都正公以非肉不飽之語陳之先生曰雖賂吾心不安故口不甘如此則寔得飽哉後以獐肉代之先生曰此則稍安而若咸令砲手而得則亦不安 見先生書

先生嘗曰牛出死力耕田以惠人人還殺食不仁孰甚焉粟谷一生不食牛肉此最可法 草廬問見錄

右記飲食之節

所居不蔽風雨所食不厭疏糲學徒每於所居僻處構數架書屋則先生常處其中而在家如客也 李標錄

凡家衆有過嚴加誠誨而以篤恩義正倫理爲先

先生幼事睡翁公極其誠孝而以未得終養爲窮天之痛事母夫人三十餘年菽水疏糲亦得歡心自夫人沒雖年耋官大　君賜頻繁而衣不累襲食不重品時思宿昔侍膳之艱爲之哽咽 年譜

先生夜寢每輒去褥門人權文純公請其故先生泫然良久曰昔我父母貧甚無衾豈有褥乎後文純公嘗言大舜終身之慕雖不敢知而吾先生亦可謂庶

幾也

在齋室無病故則逐日拜墓朔望則率子孫焚香以祭晩年作齋室於望墓處而每朝拜於堂上在他所則朔望如禮來拜

先生以父道事仲氏郡守公於叔季二公友愛篤至而教導之方甚嚴

仲氏郡守公長先生二歲嘗與金公益熙同處郡守公適至先生趨拜於大門外金公謂郡守公曰某之禮公過矣公亦不須當也郡守公殊不以為然郡守公行狀

伯氏學生公丁卯遇害於虜而無後先生深痛之嘗以郭夫人命奉其祀後又樹石表塋多置祭田及奴婢於墓下立契券托長孫婦朴氏俾不絕香火

長姊尹氏婦寡居無子而在長湍先生愍其煢獨又不堪遠離奉侍于家中事之如母既而有疾數載沉綿先生左右奉養醫藥備至及沒哀痛特甚斂襲如禮返柩長湍隨喪至忠州江上具舟哭送而歸後又往省其墓少姊李氏婦早孀無依割田分宅相與爲生得一甘旨必先饋之

先生與夫人相對如賓閨庭之間內外斬斬如治朝

先生曰吾出遊數日以上未嘗不與妻相拜歸亦如之

每於朔望與夫人坐正寢受子孫男女拜如温公家儀命長孫婦朴氏讀小學柳開仲塗江州陳氏章使諸婦人環聽之

諸孫始生行禮記教子初生命名之義於内堂而分饋其食於外客（崔愼錄）

教諸孫曰退溪與伯氏同居一日之間雖屢見其嫂必肅歛退此甚可法禮始於辨男女（見先生書下公）

行長孫婦新禮以書戒都正公曰教子初生教婦初

率此眞格言也且人家於子婦始愛而終惡者皆是
汝須與汝妻相戒勿效此惡俗也
又曰異姓相聚難保其無肝長短常常戒飭毋令放
過也族多之家少見其無事故常恊懍懍也
臨終以書付叔弟曰吾房子孫猥衆見有過失從容
面教而室中之言併勿爲鄰聞也
長孫婦朴氏卒先生以屢世長房內缺主饋乃依大
典四十無子者期年後改娶之例呈文禮曹使鎭安
公再娶而戒曾孫師傅公曰悲痛之語前此則可而
從今以後絶不復言以慰父及新母之意又令頻條

嘗問候繼母而曰請於汝父以些少物獻之爲可見先生書

孫女崔氏婦婚後戒師傅公曰所得新叔須尊敬之

一以小學中見家法爲法也見先生書

子孫遊戲之事一切禁戒而至於文酒之戲則亦不甚斥每以詩什進呈輒批考或脩和見先生曾孫師傅公所記

蒼頭非有使令不得入中門內

奴僕外來嘗有箠人之事雖擗夫有罪則送于官治之

丙午秋先生家入華陽洞廐屋未成繫馬堂前爲

虎所噬門生曰單馬見失何以出入耶先生曰雖單馬奈何仍命埋之戒奴輩勿食（華陽聞見錄）

右記處家之節

戊辰丁睡翁公憂與諸兄弟守廬盡制朝夕炊爨亦令男僕爲之三年不見夫人雖蔬菜來自夫人則輒卻之（見年譜）

先生曰練前有朝夕哭祔廟後有晨謁而中間練後祔前却無事在者可疑從退溪說晨昏展拜几筵恐或寡過（見先生書）

癸卯從子基億在叔弟靈山任所患癘瀕危先生聞

之卒意促行中路聞訃哭臨旋發至家與家人相弔
成服凡係喪事先生皆自料理以慰仲氏及叔弟哀
苦之心

丁未夏先生長姊卒于板橋成服後即令學徒受書
先生自讀書於服次以禮有大功誦之文也

己酉宗姪基隆客死於延豊溫井先生夜聞其訃遲
曉催發至喪次經紀襲斂返櫬于馬巖本家而歸

在德源時聞女壻尹公訃聞訃翌日備奠設之謫廬
痛哭而送之 使喪側人告祭之及其葬又如是

丁巳夫人李氏卒先生傷其睽離之餘遠隔幽明欲

於葬畢迎致神主於謫舍知舊諸公皆止之而又聞
告廟之論將發竟不果每於朔望設位而哭之
辛未喪沙溪先生服期年居處飮食終始不變年譜
右記居服之節
先生於考妣忌日則雖不叅祭而猶素服素食三日
祖以上忌叅祭則行素三日在遠未叅則行素二日
傍親及國忌師忌則皆一日行素
丙午五月十五日先生行時祭於三山宗家崔愼問
此非分至亥丁而行時祭何也先生曰用曆日宜祭
祀也曰宜祭祀則不爲之卜乎先生曰然華陽聞見錄

忌餘之日以宗家在遠不得參祭則晨起痛哭以盡其哀在謫中聞先墓火舉哀（見年譜）

睡翁公墓在雙淸公兆下每於節日必以酒果先薦于上墓又置齋沐具修之室以橋山精舍置祭田立契券以爲永久之圖

老谷宗家（先生伯氏宅）有故不得行祭禮於家廟先生備酒果薦于墓（亦先薦于雙淸公墓○見年譜）

戒子孫曰自宗家有排定勿問當次與非次須樂聞而行之可也如或有推委之意則先祖之靈其能安而享之耶又曰神道與生人何異不平而養者生人

其肯食諸見先生書

每有 恩賜食物必依誠薦之禮具薦于時祭或小祀仍會宗族饋之

第二孫檝翰薦先生以爲此職先世所未有遂別設祭告于先墓

庚申自海島放還也書飭長孫婦預備先墓祭物歸家遍省諸墓而祭告之

先生曰時祭忌祭饌品欲一依家禮本註而或貧不能及於其數或偶有所得則雖過於其數而不忍不設又曰鄙家貧甚隨得用之本無定式

曰禮煎熬之物不用而油果是煎熬而成者則不用似宜而三代之時祭尚臭油果之香臭比諸饌特異廢之無乃不可乎鄙家貧甚每欲廢而廢之亦缺然故依先例仍用

先生曰考妣各卓禮有明文何可違也不可拘於器皿而合設也禮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人雖貧窶寧有不造燕器者耶

先生五代祖考妣神主遷于庶玄孫家而貧無以奉祭先生與諸族合力立祠于其家而奉之備送祭需俾不闕享

平山府使公即先生十代祖執端公之兄而無子以
先生六代祖正郞公爲嗣墓在楊州西山先生嘗伐
石營文以表之間又往省奠酹
先生叔父母無子早歿墓在楊根地墳塋圮毁香火
廢絶先生傷悼之嘗引朱子爲叔母營葬故事上疏
乞暇加土改草後又樹石以表之爲置祭田每歲以
雞酒一祭
子純四歲而夭葬于九龍村傍每值亡日祭以一盂
飯一杯醴雖逆旅倉卒中未嘗或廢歲久恐其墓處
遺人加土而有祭文 見年譜

右記祭祀之節

先生行外孫女婚禮於家使壻權惟主婚而遵行家禮假館親迎之儀

子孫婚娶無不用家禮冠婚儀曰宋人不識冠禮至有駭笑者故朱子嘗言關著門行吾禮也

戊申冬先生在朝請禁同姓之婚人或問其故先生曰中原人一無娶同姓者惟王莽之妻姓王劉聰之妻姓劉今人欲效篡賊與胡羯之所為何也

先生再從孫舜錫問曰李打愚有女與疇弟不可議婚耶先生曰李之婦翁與疇孫之祖母從兄弟也李

之妻與疇孫之父為異姓再從也豈不可議婚乎舜
暘曰中原之人近屬猶婚姻我國之人雖踈屬不相
嫁娶從俗何如先生曰重母族妻族庚俗也何必從
之
叔弟長城公迎婦先生戒之曰婚時一切世俗事嚴
加禁截門外婢如前服僭侈者一切逐去之新家長
盤定數外一毫不可踰有所踰還送爲可
又曰女冠吾家所有者太質未合於攝盛之用須依
此樣別造或以金箔取色無妨蓋加於衆髢之上不
厭其文矣服則只以綠紗或羅細之綠者新造似好

衻之别於他服者其重只在紅緣欲從古制則連
上衣下裳而緣之以紅答尹吉書見經禮問答載大全
衻亦是深衣而但緣用紅色爲異帶亦如深衣之
帶而亦以紅緣其紳之旁及下也答朴世儀書見經禮問答逸并大全
曾孫師傅公即尹公以健女壻也未及成婚而師傅
公遭内艱癸亥三月即其二十七月當禫之月尹公
乃於二月請衣樣而去先生聞之抵書于鎭安公曰
朱子云喪中議婚與乘喪而娶無異不料體元尹公字也
不言花哉而徑請衣樣而來大乖於義何恨如之此

後事須審處之

問程子以取失節者配身爲己失節我國固無取孀婦爲妻者而作妾者多妾非配身無害於義乎先生曰雖非配身而家畜失節之女與之相親豈安於心乎不如不畜也（崔愼錄）

蔚堤傍鄰有黃姓人（俗西中人）謂娶妻未期欲再娶來乞婚書紙於門下先生曰爾之娶妻已經周歲乎對曰未也先生歎曰何如是之爲也其人遂不娶往謁春翁春翁曰如爾輩豈能盡行其禮耶雖未過期從俗可也宋監察國蓋來言春兄則許其再娶而大監則

禁之何其使貧窮人爲此迫切之事耶先生微笑曰近日禮防大壞寡妻未期而再娶習以爲常人不知怪故但言其不可而已吾何禁人之娶乎盖先生之意以爲人之當爲不可以貴賤而殊也（華陽聞見錄）

右記冠婚之儀

先生曰君師父雖事之如一而師不參於五倫故只處以朋友之倫而無服但以情義之厚薄或三年或期年或五月三月爲心制而無緦服也非師而友則雖情重亦不過三月（崔愼錄）

先生自幼已出入沙溪門下自九龍去溪上百餘里

而挾書理屐徒步往從門人李公喜朝問先生從沙溪遊幾年乎先生曰幾十載云

問先生服沙溪幾許先生曰朱子服延平喪期年故吾亦爲沙溪期年心服（崔愼錄）

甲寅先生在萬義寺患痢一日謂門人曰今日乃先師諱辰吾病雖如此當用素饌門人曰先生之疾旣重元氣大敗素饌不可用先生揮手卻之終日不御肉

沙溪老先生旣卒先生以所事沙溪者事愼齋嘗曰吾於愼齋先生如程門晚進之於龜山云

庚申先生自海島放還承名入城時臺啓方請光南加律先生曰金乃吾師門子弟也臺諫之始請罷黜再請門出吾以爲金罪相當故無一言今又請加律豈可坐視其死而無一言耶

八歲時清坐公（同春先生之考）知先生德器要與胤子相處兩先生道誼之契實本於此

壬子十一月先生在華陽聞同春疾革卽日歸視同春握手欣慰先生曰兄疾如此可能如卽克夫之戲謔乎同春曰無此力量指壁上高山仰止字而曰此四字惟公可以當之先生辭之而指一條清冰字曰

此四字惟兄可以當之後數日同春沒先生爲之加
痳三月痛惜特甚及葬具文致祭臨壙永訣
聞完南訃作書於都正公使之頻往慰其孤而曰記
昔凱離此爺言吾輩幸有餘須存顧恤死者之孤寡
汝須念此毋忽也
抱翁鄭公在京病就先生作書都正公曰卽聞晏叔
之病已到萬分汝須徃侍須臾不離如有不諱汝須
以其終事爲己任俾得無憾至可鄭家無人只閔公
瑞兄弟而官人恐不得專心於此也又作鄭公書而
送之曰此書恐渠未及見之須置靈筵可也

鄭公之子普衍嘗挈家從先生誠心服事不幸早夭先生視其孤寡如家人取其子而敎育之每以手書存問其妻閔氏而指導其家事俾有所賴

門人知舊有以草廬事問之則先生輒以程夫子故人情厚不敢凝之語答之而已後欲相見期會中遂徃待數日不遇而歸

草廬之喪其家不通訃且聞其諸孤議論極峻故不得賻奠及其葬日不肉曰回思平昔不禁潸溢乃於大祥前日送門人來相淹奠于墓其諸子方在墓下而不出見先生聞之曰不亦甚乎見先生書

嘗謂人曰吉甫深為世道之害故吾不得顧朋友之私而斥之泰之只是罵我而已而非為世道害故吾常欲全故舊之誼此見先生處義之精用心之公也

南塘記述

先生所與宣舉許交者以江都事悔過也雖以鑴事屢加辨斥而渠謂相絶故先生信之雖知其不嚴而亦不深咎己酉擬書出始知其不絶而深駭之然江都事則猶未露故不以此為病人有毀江都事者必救之及史局書出則始知其不悔遂并與江都事而斥之先生之所以處宣舉者本皆彼之所感而非有

私意於其間也 上仝

先生處於交際者常本於忠厚始與交宣舉於江都狼狽之後既見己酉擬書而猶作墓文又以其所請爲意滄浪墓文此皆與之忠厚而其終斥之盖不得已也又於草廬彼之所以見待無復人理而終不與較不廢舊誼若求先生之過過於忠厚非過於嚴峻也世人乃以嚴峻疑之豈知先生者哉 上仝

先生嘗以爲權忠誠雖多病痛猶無邪心仍講舊誼時相往來

右記師友之際

先生於地主待之甚敬慢者清州守宰來謁則必下
虔遜揖而尊之上堂拜客[illegible]辭氣益加恭謹去則下
庭揖送嘗曰城主代君治我慢城主慢君命也崔顗錄下

公

李公亨稷即先生夫人姪也嘗爲清州倅下庭迎送
[illegible]先生甚非視妻族如己族也

丙午冬琴進士大雅來謁于華陽先生極其尊敬曰
此吾先人同榜也琴進士居榮川

李樟語錄曰余與二三友生步出而還先生適騎馬出
行三人中道相值未及趨避先生下馬而行數步余

與二友生端拱趨進以致辭謝之意俄卽疾趨以過稍遠先生始騎馬而去此古人士三爲揖必致敬之禮也先生一動一靜皆以古禮類此

許篈叔璜在門下因病辭歸先生憐念之意形于色命子弟送于門外又饋藥餌蓋見人疾病憂患憐恤之每如此門下諸生每早就謁則先生必問曰居處必俎晤得其熱火於寢突耶先生待人之厚如此華陽下閒公見錄

李慶來言有一婦人無夫與子而死只有立后子某人以爲其兄弟及姪皆不當降服而服其本服禮也

此說何如先生取家禮考見曰既有立后子則不可謂無子也其兄弟及姪豈不當降服某人必錯認而爲此說也先生孫某曰渠何能知禮而爲此說耶先生曰何言之不遜雖其人何不知禮耶

右記接人之節

有一僕隨從於謫所者嘗患瘧先生每親往問疾家人告以當避先生曰吾雖不及庚叔褒獨不及本朝大臣乎壬辰以前避染瘧者必避於政丞牆外且聖人飲食陳蔡相從之門人此奴於乙卯後六年之間不畏瘴毒相隨服勤豈不異於他僕乎

崔公愼謫居泗川時先生戒之曰君之待奴太嚴何
其然也吾之奴亦多濫事然吾待之寬恕未嘗加
怒聖人亦不忘共患難之門人雖奴僕不可不厚待
也丙午以後先生多在華陽山中每以一婢輪回供
食嘗寄書長孫曰七婢獨久爲悠女心甚不安須令
八奴率德婢八來因率其妹而去可也八月則又當
還爲換易矣
睡翁公乳母沒後睡翁公過其墓必下馬先生爲立
石以表之
故婢孔春甚忠勤及其沒先生遠送酒肴爲文祭于

墓以致悼惜之意

嘗在華陽有一行死露骸先生使家奴收襲以紙復裹以席埋之面陽之地以一盂一觴爲文而祭之

先生新構草屋數間於黃潤洽泉以長板排樑間而置書一日使受學童子搜出板上冊子横板落于先生之前撲墜先生所著毛冠先生端坐不動徐謂童子曰無乃有傷使之酌飲燒酒以鎭之

作書室於華陽洞匠人欲登柱頭而上樑先生急止之曰頃年從姪之作祠堂也匠人落死此不謹之過也

姜承碩卽孝元之孫也孝元從鄭雷卿死於汗 顯
廟朝贖孝元之孫次碩以主孝元之祀先生又托諸
公贖次碩之弟承碩承碩貧窮無所歸寄托於先生
先生特加憐恤先生在謫時承碩終始隨行而長禍
稱奴云

鎭安公在濟源時先生以書戒之曰饑荒此甚杖罰
不可輕用如有犯過者招而敎之稍重者責之其受
不可赦者略施笞杖決不可重治而敎責之時必曰
聖上矜念爾輩故吾不能不恕云云可也
侍者欲禁人乘馬先生必止之曰彼自乘馬何嘗於

我而禁之人之心欲禁騎者吾甚怪之

右記樓下之節

兵使某送米二石盖先生方有事役故助之者也先生以為兵使雖有世分未與相見又太多又於時義不安遂以書卻之

忠清兵使李、元老遺歲儀先生卻之畏齋適在傍曰小受何如先生曰小受者固有之全卻之亦有之元老嘗上變受賞者也其後來謁先生待之甚嚴不與之言（元老仁祖朝上變）

甲、寅先生在吉祥寺時清風府使柳琚送藥果為歲

儀先生以爲素無親分饋遺於待命中無可受之義卻之

先生朝門人申啓澄以外任有所送物事先生謝之曰朱夫子誕辰謂門人曰一例不受人物事故來物十一種將還納疇孫在傍而曰朱子嘗受陳同父衣材相厚之間恐無所害遂於其中去留紙束等五種此意幸恕

松禾金莘望來留門下欲乞糧於邑宰作文奉示先生曰爲士者寧死而勿求於人使家人覓給其糧資

顯宗庚戌大饑先生時在華陽山中李公翽以嶺伯

念先生艱乏之帖送閭慶米十斛先生以爲 聖上別
有周急恩足以免死而添以此米則義有所難安遂
謝之李公適遞歸乃以此米爲設社倉於清川縣
州縣所饋惟其親朋以後受之亦不過數斗之米京
邸廩料輒辭多受少又以用餘還之度支
在鄉時國子與樞府例有分兒輒不受嘗以書託於
知舊諸公 君賜之外請一切罷休
戊辰有 賜馬之典先生賜曾孫一源而曰 恩賜
埋沒於庚癸心有所不安欲令子孫貸數項田土於
丘隴之傍以承沐浴之意

右記辭受之節

馬巖宗家有朝夕之憂先生不勝悶然曰餘瘁而枝莩理之所無也寄書諸孫曰吾儕力所可及宜無所遺或沃或鍾或太縣雖未滿石隨得以助可也

季氏初寧南平歲時之問先生必使周徧曰此不患寡而患不均而先從貧者始可也

與季氏書曰歲時之問將如何此不患寡而患不均矣眞梳最易致二箇以上作封著圖書不書某家且以大小簡署名以送則可自此塡送矣然表表如春草自彼為之亦無妨老者自道仁以下

孤寡如德立文涵家甚貧如瑞與震禎皆不可遺
第貞梳出匠人亦不可偏若以米貿用亦可矣以
簡紙擇崇文家送之亦可昨得郭瀣書謂其子將
赴會試願得試紙而曰聞南平將盡給一鄉之赴
會者云未知信否果然則雖陽山亦不可獨遺也
一家如厚姪非甚乏者其繼母可問也問隆時以
些物兼問其弟少妻厚姪之嫂及李尚稷之妻不
可闕也朴妹不可不謝也
叔氏作宰先生曰親戚之德始於支發雖少必均可
矣

右記施與之節

先生擧止甚不拘常其來洛城時必飄然出城婦人奴婢至忩忩隨後而下鄭暫時出入亦多此法三淵錄下

仝

先生在萬義時往拜左右圖書甚總梅花又發盆上意謂雖不過冬必爲旬餘日計其後四五日間已下

華陽

李加平涑言以其先世墓文事往淸峽聞先生將還懷德人馬已來其日適雨李謂其店主曰雨勢如此大監之行必寢矣店主曰雨雖如此何可寢大監行

次俄而聞已發行盖自古聖賢行止雖貴安詳亦無
左右拘牽指日遲延之事允翁亦大缺矣
先生尋訪人家或造次辭歸嘗一臨清楓溪余陪家
親及諸父兄往侍而諸余輩則立於中庭久間忽然
起身卽擧手相揖而出因謂余輩立庭者曰諸公勞
立中庭不安矣因出門氣像端嚴中亦有敏速果決
意思矣

右記行止之節

都正公外任時先生以書戒之曰瓜例只以月計而
未及先去卽士夫規模也去時須令行李蕭然囊橐

如洗安貧先法

戊辰都正公自錦山任所因事遞歸先生使即歸修堂記於蘇堤曰遞後一刻因循甚苟矣又曰刷馬出於民間未滿一日程奴婢何苦不徒行必盡用其數也唐相韓休夫人行二青衣徒步從之承旨夫人尚如此郡守賤妾之侍婢豈不可徒步也又曰凡百須極簡潔但勿如金汝亮之覆載空籠以釣名

先生長孫頲安公筮仕爲濟源察訪先生曰父子相爾雖使就之亦更自度審其不昧於公務不若於文筆而又能不爲貨色所移然後可赴也

翰林公入翰苑先生以書勉戒曰汝之所職只記言記事則雖善而無益於事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誠不可一日不存於心也

翰林公登第先生以爲到門在五禮儀何可已也慶宴當此民窮之時有何異況而爲之況慶宴頗有雜事涣所不喜於諸處祭祀畢後略設酒肴只會宗族而亦不使翰林公周旋曰出身之初何可假貸乞字

顯安公在官送紙物先生曰簡紙方乏得之爲幸然官物雖如此細微者亦不可濫用也又嘗戒之曰凡事務爲誠信要使實惠及人切不可飾虛干名也

右戒子孫居官

先生見人怠惰不勤者必甚嫉之曰常漢怠惰則必爲盜賊兩班怠惰則必爲苟且 人之不可無者衣食也寧有怠惰而足衣食者乎 崔愼錄 下仝

有庚姓人在蘇堤近處不學無識逐日來遊門下先生責之曰何無事來在耶雖將管草索綯不可閒遊

有一學徒徘徊庭際謾折樹枝先生曰 大明太祖皇帝之法有如是謾折樹枝者罰以著枷一月蓋警其害物之意也 華陽聞見錄

先生曰士相聚則講學農相聚則談農是非時政

得失好議論人家長短甚不是也

或有兒步𨁽抛棄休紙於地先生責之曰何如是破壞可用之物耶奴輩散蒙草於地先生曰武王之數紂也首以暴殄天物爲罪奴輩欲效紂之所爲極可惡也 差陽問見學

右教人常行

癸酉中司馬歸路過淸州州伯欲試先生使州妓最艶者侍寢先生不命之退亦不近 年譜

鎭安公將赴任先生以貨色中戒曰最末一事有甚難者非必自我求之渠必自來獻笑於此而心如鐵

石豈不難哉豈不誤平生哉

表姪金得泗娶婦來拜先生責其遲來曰溺愛閨內而欺耶古人曰避風如避箭避色如避仇若以入於色爲疾首則於學庶幾也

右戒女色

板橋齋舍新成有人奔走來言去夜嘗鬼達曉作挐先生聽而不問裹被徙宿從此不復有此言先生嘗曰鬼之畏人甚於人之畏鬼且人之積善多則陽氣多而鬼益畏之也

崔愼爲處仁宰有鬼怪家人大懼咸願出避先生曰

豈不聞程子事乎雖有鬼怪惛然無動則鬼不能害
人也 幷崔愼錄

右論鬼神

沃川九龍村卽先生嶽降之所壬申始移居于懷德
而中年亦嘗往來

懷德宋村先生八歲時就淸坐窩宋公宅與其胤子
同春先生同蓁壬申同春要與同居遂挈家移居
懷德興農本興龍改稱興農未詳年條而卜築蓋在
自沃移懷之初有能仁菴卽初年諸生講學之所又
有南硼精舍以谷雲八分揭額癸亥致仕後以近於

蘇堤自華陽來居已巳返觀之所也
黃澗冷泉戊寅才經大亂有長往之意愛此地山高
水深遂寓居
鎭本是田戊子愛地勢寬閒鑿池開齋數年去之
懷德蘇堤癸巳十二月卜居於此有開基祝文見于
大全有蓮亭　肅廟戊辰長孫縣監公爲肄業之所
營建（始先生結茅數楹於正寢西名以杞菊齋縣監公改建而增其制覆之以瓦今杞菊亭是也）
公州遠基辛丑蘇堤本家適有灾禍先生移寓於此
愛其村居臨水寬閒仍爲留住架小屋於溪上名以
下泉齋詩文谷篆揭之

礪山黃山壬寅自遠基移寓於此每以朔望詣書院焚香與諸生行相揖禮仍與講學數年而還有八卦亭臨江爽豁

清州華陽洞丙午八月取其水石甚奇而卜築小屋新成著華制襴衫平頂巾以處癸亥致仕後始還有精舍及巖棲齋

枕流亭在華陽洞外即黃氏亭舍先生厭紛擾常往來仙遊巴谷之間丙午四月借寓於此

水原萬義先生爲卜壽藏於此赴京去來時或留住板橋瞻拜齋晚年築室於瞻翁公墓下每朔望墓瞻

拜扁以瞻拜齋至今仍為里名在懷德南十里

懷德飛來洞乙亥率諸生賞此仍開書齋鑿沼種蓮

築塢栽竹

宋洞在城内泮村東無可考而至今有數間屋世傳

此屋即先生所居屋後有石陡立刻曾朱壁立四字

即先生筆也

右記卜築之所

九菴先生言行錄上

尤菴先生言行錄下

人有不習四書務博經書者則先生戒之曰朱子以爲經書義理不如四書之明白而一生用工多在四書後學亦可熟讀四書而後方可學經書也

先生曰余初從老先生學老先生以爲初學欲檢身則當先家禮小學欲知義理則又當先心經近思錄此四書不可不先讀云四子則余旣已讀故使質其所疑處又繼學周易矣老先生又以爲必須留意於文章知作文法然後可以應世而有用云故學韓文全昧於愼齋至今恨不能移工於實書

先生曰我東儒賢寒暄堂尊小學靜菴尊近思錄退陶尊心經栗谷尊四書沙溪尊小學家禮門人問尤生所尊信先生曰鄙意則恐當從沙溪盖爲學必先有入頭處然後漸有意味曰入頭處何謂也曰易知易見而有領會處是也

敎人始自小學而大學論孟中庸詩書禮記周易春秋等書次第爲敎家禮近思錄朱書節要亦從其願而敎之

先生曰吾少時讀孟子梁惠王篇一日百遍且非程朱註說則只得看過而已不必多讀

先生曰經書貴精然史書則一時必直下數板或一編然後事之首尾得失可見

先生曰昔俞市南嘗言朱子廣用諸子百家之文而若出自己無有痕迹其言是也蓋此書不可不用力

門人曰然則四子三經之前當先讀此乎先生曰否若不先讀經書則亦何知其意味乎

先生每言曰言言皆是者朱子也事事皆是者朱子也故已經乎朱子言行者夫履行之而未嘗疑也

芝村問為學之方先生曰朱子以為學問之道莫先於格致格致之要又在於讀書讀書之要又在於存

心

先生曰學問之道有四格致存養省察力行是也而存養則貫終始聖人豈可遽學只循循做將去自可到非如釋氏一朝頓悟又曰維持以存志無如讀書讀書久則漸當不放

芝村問讀書時慮紛紜如何可無此患否先生曰心是活物故不能不如此此難速去朱子使學者輕輕照管矣既知此心之走作而欲治之則恐過乎矣若久久靜處則自然收斂

右為學之法

每日清晨擁衾起坐誦孟子數篇尚書典謨庸學正文朱文一二長篇此先生一生工夫若非疾病不得已之故則無日無夜不然

先生曰讀書必有逐日背誦之文然後根本有立不然其所制述瑣屑無足觀也

學問之工老而彌篤嘗有惟日不足之意每以家居人事煩擾不能專心讀書爲嫌多在山房攻苦食淡有西山咬薺之趣

端坐一室討論典墳雖在流離栫棘之中未嘗少輟終日儼然亦未嘗見其懈怠之色

先生每謂門生曰君輩不爲熟讀而欲多學何也讀必二三百遍然後可用且於他書亦將迎刃而解也外人之書來如有論學者輒喜形於色曰幸有此書即時答送 江上語錄

問先生讀孟子千遍未知是否先生微笑曰余讀孟子千遍而初二數篇一生所誦不知幾千遍

先生曰余九歲讀史略初卷百遍文理大達至二卷問於人者蓋尠矣堂兄來見曰文理如此可以制述也仍出賦題而作之甚善余之制述始於此 崔愼錄

耽羅之行候風畱晩德寺先生於座隅積置朱子大

全語類及擊壤集兩先生往復書等文字沈潛不已而常以擊壤集爲主其餘則隨意看過在瑬之時擊壤集一卷常不釋手朴光一錄下仝

巳巳二月迎侯於光州石柱院先生方披覽語類使左右整其分類顧謂光一曰學者不可無語類雖賣衣買之可也

右誦讀之工

退溪李先生抄成朱子書節要而有記疑鄭愚伏又爲朱文酌海而記疑之書止于節要先生始欲續記疑通釋酌海因以及於其餘自乙卯以後專心大全

隨手劄錄晨夕孜孜未嘗少輟孫疇錫執筆硯之役閱先生疲精時請少休則輒引朱子所謂偷懶惰散我懶惰而責之與文谷往復訂正戊午長暑時始克成編名曰朱子大全劄疑編成已久猶恐有未盡不住訂正己巳耽羅之行始草序文以授遂菴

又以二程全書編次錯亂各以類分以便考閱名以程書分類此亦長暑時所編

先生每嫌朱子語類記事錯雜且多煩複自入巨濟島中與孫疇錫日夕對勘整其錯雜刪其煩複隨類授分雖危禍迫頭而亦不以爲意惟專心用工於此

亭名以語類小分

嘗病宋子年譜與實紀互有煩簡合為一冊名以文

公先生紀語通編

嘗以論孟或問中只言某說得失而不載其說為病

力求程門諸子說名為精義書者於燕市考據標識

附於或問逐條之下以補其闕使讀者知朱夫子取

合之權衡潛州時所成名以論孟或問精義通攷

心經釋疑本退溪講錄 肅宗癸酉春 命添刪己巳

凶黨誣以侮慢退溪白
上焚之甲戌復命刊

近思錄釋疑本鄭守夢所解沙溪先生劄錄而先生

覓粹而稍大之

朱文抄選二冊 肅宗癸亥承 命抄進

纂定小學諺解 顯宗丙午 上以諺解多訛誤令

先生依李文成集註纂定遂與同春諸公訂正以進

右編述之工

先生謂朴先一曰君學習何書對曰酷好顏魯公筆法先生曰欲勝朱子耶先一曰先生寫習顏體云然否先生曰吾若習顏體則當已練熟矣以不逮之才效朱子體故今畫虎不成矣

每於寫字時必以一杯酒取其微醺乃把筆揮之筆

端豪健

有一僧進二張紙請書之先生書之一則書瑞巖僧惺惺一則書汝不爲大僧爲大盜八字曰此語類也学汝又以壯紙數張進先生以僧筆合束於本筆快意大書閒中今古靜裏乾坤八箇字（曉諦寺語錄）

顯廟溫幸時稷山守尹就殷要得先生筆以爲御屏先生爲書堯欽舜恭文心武極體天勤民敬德祈命十六字尹以爲二大屏張之客舍　上問何人筆如是蒼古對以某所書　上曰筆亦如是蒼古矣乎（見先生書）

先生在野滿野在都滿都一覩爲快如見大聖於泗

州得其蕪䟽片墨則詑以爲榮有未入手或手割其紙而去由是尤翁之筆與其碑板遍走四裔而殆家家有也三淵錄

右筆翰之工

崔愼問士之不能作詩者何如先生曰詩詞作之可也不作亦可也不能作詩詞何害之有

有人欲學杜詩先生卻之曰此等詩詞吾所不知辭而不誨如李杜唐音等詩詞一不誨人

有人持愁字詩謂先生所作者多有雜說崔愼問其眞贋先生曰吾平生未嘗作如此雜說又未嘗無故

作無用之文也

習肄科工取第榮身之事一切不以經心故亦一切不以教人而子孫之欲爲科業者亦不之禁曰人之出處皆在其人古人曰飮水自知冷煖 并崔愼錄

右論詞章

問近代名公大人文字皆出先生之手不知一一稱停無過不及否先生曰餘人文字固或泛賅而至於名人不敢放過是以於尼城事竟至如此紛紜矣

嶺南人評先生好作人墓道文字曰筆力好矣而間有雜體非本色云云先生聞而曰吾於墓文雖法韓

歐而亦以晦菴文體參用非本色之說是矣嶺人其
有知文者哉

右論文字

孝廟嗣位首聘石室金文正公又名愼齋同春諸賢
以別諭尤致意於先生又於誥命不書僞號先生感
激入謝自點之黨構讒於虜禍將不測遂退還鄉里
戊申春先生入閣同春來言曰先公後私可也今吾
則先私後公也大監能爲吾家所未有之事其爲慶
喜何如先生笑曰相之爲職其何好耶
愼齋問曰惟此大拜異於庶官不可不進何以爲去

就先生曰吾之才德豈能當此萬無就職之望去就不須問也

先生已已告考妣墓文略言出處之義曰年將三十始就蔭仕要以得一縣便養慈顏之計而忽値虜變天地飜覆遂奉丁卯棄世長往之志隱遯山谷及予孝廟臨御擢蒙收名未幾護入虜中遂返初服將以此終身旣而 孝廟奮發大志因友人金益熙之來申寄諭 聖意不敢終守東岡敢赴宣召略勿異遇超越千古遂許以死生以之纔及半載弓劍遽遺默觀天運不能循送往事居之義其後一出隨溫僑要

八脩門盖爲 貞陵之痛也不幸有尹鑴者誣毁朱
子之道其說大行敢效盖朱拒詖闢邪之義若宛排
抑以致抗怨溢世乃於甲乙之年遂竄北荒自北而
南自南而復南蒋棘海上六年而蒙 恩敢遵程子
西監之義仍被 聖母手札之留因仍數月而歸其
後一出專爲尊周大義 孝廟世室云云
仁祖癸酉九月中生員試十月拜 敬陵參奉不
就乙亥十一月除 大君師傅孝廟潛邸丙子扈駕入
南漢大君先入江都未及隨行遂扈從南漢 丁丑痛哭出城戊寅陞
別提不赴己卯除龍潭縣令不赴甲申除翊衛不

赴十一月除持平辭遞乙酉復除持平上疏[illegible]流
十一月 孝廟新陞儲位 上以有師傅舊恩別
諭名之不就十二月復拜持平不赴丁亥四月拜
翊善不赴尋改進善己丑三月承 名召辭不赴
五月 孝廟嗣位別諭名儕命誥命勿書僞號遂
赴名除進善掌令累疏辭不許肅謝請對 上辭
以疾番疏徑歸九月承 名入京除進善疏辭不
許復拜掌令疏論邪正是非之卞十一月特除司
僕寺正上疏乞歸省給由十二月除執義庚寅正
月承 名還朝二月還鄉時自點以徒行譏於廣

六使鉤問事將不測一時士流皆退而待變自是
先生無復供仕之念六月復除進善上疏辭辛卯
四月復除進善引疾遞八月復除進善辭遞壬辰
六月除執義不赴癸巳三月除忠州牧使　上欲
因筵謝相見有是命六月三疏得遞甲午二月除
執義三月遞付副護軍四月特陞通政承旨再疏
遞乙未二月除吏曹參議再疏辭不許三月丁郡
夫人憂丁酉正月有醫藥食物之命上疏辭五月
服闋除贊善上疏辭三疏進封事十九條冬[illegible]
之謨戊戌正月　特命[illegible]上疏[illegible]

月除吏曹參議上疏乞免不許三月 特陞嘉善
禮曹參判先生以春官亞卿非蔭官所當得固辭
上以爲科目出身謂之文官而登用山林讀書人
謂之蔭官而不拜春官其可乎不許先生再疏力
辭六月赴召特蒙賜對賜蟒虎金圈七月除贊善
九月 特陞資憲吏曹判書六疏固辭 上愈加
敦勉不得已就職又以伯氏學生公死於虜既躋
峻秩有碍私義陳情乞免 上不許曰難安之事
豈無方便之道乎先生益感激任職十二月 賜
貂裘一襲密諭遼瀋風霜將與同驅馳之意先生

不敢終辭己亥三月承 命獨對五月 上昇遐
獻大王大妃服制議祇承 大行大王誌文製述
之命再辭不許六月 特陞崇政兼判義禁辭不
許因洪汝河疏力辭本職遞除判中樞出肅以兼
帶祭酒秩本三品援例請辭不許復拜吏判上三
劄力辭 上不得已許遞旋拜左參贊九月製進
大行大王誌文十月上劄遞摠府兼任十二月呈
疏去國時朝廷氣色大異前時更無當世之意而
惟以 梓宮在殯不忍便訣暫過山陵卽欲投歸
違疏乞骸而 同里金澂挽留不敢卽歸奸人譸

張以不忍聞之說加之先生遂決意去國庚子二
月拜右贊成 上特命差出貳相以先生除上疏
辭不許時賊鑴假托禮論必欲逞其禍心嗾其黨
許穆上疏論 大王大妃服制曰服降則是貳其
宗而卑其主云云先生獻議辨破四月尹善道又
受鑴嗾上疏醜攻先生有若汲汲上變者然先生
出次路傍上疏待罪八月移拜兵曹判書再疏辭
遞十月拜吏曹判書疏遞辛丑四月被數名欲一
神情禮於 先王祥日入城聞趙絅疏斥即出東
郊 孝廟再朞祇哭外班復出城外 上挽之甚

聽必欲相見先生感激入對拜疏南歸壬寅五月
拜贊成疏辭不許癸卯八月因洪宇遠疏上疏待
罪甲辰正月因徐必遠斥金萬均事上疏引咎乙
巳四月 上幸溫泉別諭名五月入對 行宮回
鑾時落後至萬義拜疏南歸七月拜 元子輔養
官呈狀辭不許丙午四月嶺人柳世哲等疏論邦
禮以先生爲陰奪國統時 上又幸溫泉別諭宣
召而先生癈自引罪不敢遽進連遣史官承旨敦
召詣行在上疏待罪卽 命引見尼駕至成歡落
後上疏自列而歸八月移居華陽十二月特拜

世子貳師疏辭不許丁未正月因再疏諭許積三
月因嶺人黃壖疏上疏待罪四月　上幸温泉連
加　敎名而情迹不安終不得進戊申正月引㚈
朝孔承恭事乞致仕二月拜右議政凡十疏至八
月敦名愈勤時　上幸温泉九月入朝　行宮
上引見面授命符而力辭不敢受仍陳若蒙遞職
則當隨駕上去之意　上始勉從至東郊上疏乞
改上秩不許　特命三公外別設世子傅使之兼
帶十月筵臣白　上以爲宋某無　經筵職名有
妨入侍　上特命兼頎　經筵再辭不許十一月

復拜右議政畱疏告行退出廣州宮村若未遞職
終欲歿歸十二月三疏得遞還朝己酉正月入對
請復 貞陵三月 上幸温宮宣召以家有拘忌
之疾不得承 命領府事李景奭畱都陳劄以爲
帳殿近臨無人入朝指斥先生先生上疏自列庚
戌九月聞李世直以凶言指斥先生及同春進詣
畿甸待罪而歸辛亥五月復拜右議政特命 世
子傅上疏辭不許壬子五月陞左議政上疏辭并
論許積九月上疏遞癸丑六月祗受 寧陵遷奉時
誌文撰述書寫之命七月赴召至竹山聞左議政

新　命躡辭不許八月再疏遞促名入對九月出
城轉到舊陵外時清風府院君金佑明以先生所
請山陵表石事及閔愼代父服喪詰斥先生先生
上疏待罪十月向新陵奉審下玄宮即發南歸十
二月拜領中樞府事甲寅正月上疏待罪　上以
山陵之議有未安之　教故上待罪疏而　上不
答二月聞　王大妃昇遐三月入縣庭成服發赴
隮行至竹山聞禮官以　慈懿殿服制致上詰責
不敢冒入遂陳病退歸門人知舊以先生徑退恐
益禍機爭請略入而先生以爲君子進退不可計

較禍福有　大行王大妃誌文製述之　命而稟
感候罪不敢遽進右相金公壽興請更加敦勉而
上不答命判府事金公壽恒製進五月發向　山
陵望哭陵外而歸七月聞嶺人都信徵疏論邦禮
大臣禮官受譴至萬義待罪八月
遯先生聞　上候大漸自萬義馳向京口到江外
聞　諱音入城望哭作門外還出城外　世子遣
史官促入先生以爲臣負犯至重待罪近畿今
仙寢未冷何忍遽以無罪自處遂不敢赴入受服
於城外即歸萬義九月上疏辭　大行大王誌文

製述之命 上連遣史官促召至西冰庫引罪又
辭因郭世楗疏退歸尚義旋以世楗疏有翻詡近
畿之斥荅貴南歸十一月有朴鳳祥者疏斥閔禮
及邦禮於是羣臟蝟起持先生益急 上皆褒賞
救先生者皆被罪先生不敢在家自華陽進至鎮
川沙汀村待罪十二月被兩司論啓罷職旋有削
黜之命乙卯正月有遠竄之命先生移鎮川邑下
即日發向德源六月圍籬安置于長鬐十二月聞
同春追奪己未四月移配巨濟庚申五月撤圍移
配清風至陜川聞全釋之命十月拜領中樞別諭

名欽程子西監之義入城謝恩以夫人改葬事至
萬義未及捲壙聞 内殿大漸蒼黃西上路中承
訃舉哀于村舍翌早詣闕哭臨十一月癸 大行
大妃成服出東城外至萬義祇受 大行王妃誌
文製述之命還到江外上劄乞免不許十二月製
進誌文留劄出西郊 上特遣都承旨勉留甚懇
不敢遠去棲息延曙村舍祇承 睿聖手札勉留
還入城中辛酉二月祇送大學留劄南歸壬戌九
月 上敦名不已不可一向違拒且左相閔公請
先生入朝以開諸賢之路亦欲面請林致遂西行

會朴和叔于廣津江村 上特命引見因李玄錫
疏上劄乞休致即出東郊遣承旨禮判挽留以蹤
跡捏扤不敢還入連請休致不許先生以致仕之
請未準固辭名命亦不忍遠去仍向驪江以爲瞻
依 寧陵癸亥正月 上愈加恩禮連遣承旨遂
西上詣闕屢申前請不許二月 上下玉圈于政
院使之傳賜上疏請 孝廟世室三月連劄懇乞
休致始蒙準許上劄請加上 太祖徽號朴和叔
立異自是少輩趨附和叔和叔與拯合而拯黨漸
盛先生見事機一凡解遂往省妹氏于金化衙轉入

金剛仍還華陽十月歸 上患痘卽發西行十一
月留劄出城十二月聞 王大妃昇遐發赴哭之
行甲子正月與進 大行王大妃誌文出東門外
時適有卜相之 命而先生入於枚卜尤不自安
凌意還鄉十二月進至 崇陵陵下叅 明聖王
后初期 上連遣承旨諭以相見之意遂入城登
對旋出城外戊辰十二月赴 慈懿大妃因山望
哭厥衛陳疏退歸先生始欲入慰嚴廬泝江泣訣
寧陵而歸時掾黨白光瑚疏斥先生不敢冒進遂
自 陵下而歸己巳正月上疏論 元子位號事

仍繳進訟冤疏被 嚴譴栫棘濟州五月函寫請
拿鞫屢啓始 允六月八日至井邑受後 命甲
戌四月復官 賜祭乙亥 特命除謚狀 贈謚
文正 英宗丙子從祀聖廡 特贈領相 正宗
戊戌配 孝宗廟庭

右出處之義

神德王后復位○太祖加上徽號○孝廟世室○永
寧殿廟制○改葬時羣臣服色依古禮服緦別製布
團領烏帽帶爲視事服○先王享祀勿書僞號○收
布五升三十五尺○禁娶同姓○虜中禁物勿貿○

各宮家踰制者依法典毀撤○刱設敎官訓蒙○
復設司畜署○久任卿宰以下諸官○忠義世數定
限功臣祀孫外限五代授忠義定式○訓局兵制變
通○貢物裁減○安輿設倉○許衡文廟黜享○周
程張邵朱陞配殿內○勉齋追享○啓聖祠依 皇
朝例

右建請之事

肅廟患痘先生聞報驚遑悤從人馬登程諸般行具
追後治發
己酉春 上及中殿幸溫泉先生見邸報驗啓曰禮

婦人疾問其輕重不問何疾盖問其何疾則問答之
際必舉其形體而論之古人之意甚微今詳悉 中
殿患候乃將玉體狼籍為言至出邸報朝廷之無禮
若是耶門人曰自上言之而出於邸報先生曰 上
躬言之諸臣何敢出於邸報也
戊戌十月夜大雨雷電先生曉起草劄以進規戒待
開閤門而上矣朝沂川洪公來見先生曰今夜雷變
不可無陳戒余亦早起秉筆未及下筆下吏來示小
報兒已陳劄矣因請出其草本而讀之嘖嘖稱歎而
歸 錄李樺

孝廟陟遐後每遇忌辰晨起痛哭哀動傍人嘗欲依
褒度還納玉帶故事封進密札而不果戊辰以金公
壽興言 特遣史官使之進入先生將以一疏詳細
開陳未及封進而 嚴命遽下先生以爲此旣有
威命不敢以罪釁中止遂親封幷授胤子使詣闕替
進而 天威方震羣凶充滿不敢上追歸耽羅 年譜
每於郎史傳旨之時必具公服拜受置卓子於堂中
以奉官教於其上庭下四拜上堂跪展官教看訖還
安卓上遂下庭又四拜
庚申 明聖王后手札使金錫衍傳命而辨賊禍致

於賓客會坐之中先生僅只俯伏聽受而已亦未及
官服云
右敬君之禮
以侍吾拜吏曹判書先生六疏固辭愈加敦勉不得
已就職進退人材一循公議仕路肅清舊弊一祛有
諺吏頗習典故招權納賂前請主銓者皆受指導先
生惡而黜之臨政泛應一無遺錯物論洽然
先生判義禁時因事自劾力辭金吾之任 上慰諭
不許使金吾副貳就議於先生許積爲知事以吏議
闒名意先生必不閑於刺劇及就先生議讞剖決如

流無不當理積乃吐舌稱歎云
先生秉銓堂上通淸則李應著尹鏶李壽仁沈膺楙
下人初仕則鄭道應申碩蕃趙任道河弘度鄭世學
林墇柳晉錫等十人其有聞名不知其死而亦入除
職者輿論皆稱五十年來未有如此公道云
先生以雖有可用之人多有拘碍請依大典初仕之
規二十歲後勿拘礙望又曰幼學監役外不得擬他
官此亦不可不變通 上皆從之
請別設教官以訓童蒙姑罷儒生守齋以其所供米
移供教官使之專意教訓又請薦目中如有可用之

才則雖學生勿循常規直擬條上

右處官之義

問先生於先朝許身擔當可以舉事哉先生曰吾有何才力而任此哉先生赫然有大志十年治兵將以有爲嘗曰自古國未有不亡人未有不死云蓋先王久居彼地默察形勢稍以不難且天理人心必有來滙者亦豈無響應之事乎是以先王不以爲難矣然之仝錄下

問爲今之道當不計國之存亡一舉而明大義可乎抑當熟講乎自強之策庶可以成事然後爲之可乎

先生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然後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我國比楚雖不及齊則可以當之若善用之則可矣豈有不治其本而遽責以事功哉宋之於虜與我國無異而朱子猶以爲量我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舉而圖之云則於此可見其義矣

朴和叔問先生嘗曰我國之於彼虜只有雪恥之義而無復讎之道未知然否先生曰然自我國言之只有丙子之恥而元無可復之讎自中國言之又無如宋二帝被虜之事大明亡於流賊非亡於虜也亦可

謂無讎然豈恥之事爲主而復讎亦在其中蓋尊攘
中國之地左衽中國之民非讎而何況聞弘光皇帝
被戮於虜云則復讎之義爲主而重矣
屏溪問於遂菴曰聞清愼春諸先生皆以大明復讎
爲大義而尤翁則又加一節以爲春秋大義夷狄而
不得入於中國禽獸而不得倫於人類爲第一義爲
明復讎爲第二義然否曰老先生之意正如是矣
問答
丁未耽羅有一漂船自言皇朝人而傳言今年爲永
曆二十一年宋子愼日用永曆何如先生曰彼言何

可信就使可信皆無頒布於我國者莫知因用 崇禎也崔愼錄

癸亥請加上 太祖徽號以明回軍之義而朴和叔立異先生曰若非今日則吾亦何苦必請此事於朝廷也今日之人甘心事虜不復知有尊周之義故欲因此使今人知有尊周之義也

訣遂菴書曰華陽石龕既刻 崇禎皇帝御筆又刻於片石藏之煥章菴而又有文谷哀辭此爲之兆矣常欲建一閒祠宇於煥章之後左以傍子書 萬曆神宗皇帝 崇禎毅宗皇帝春秋依武夷神禮祭以

乾魚酒則用書室基田所出務其精潔准祝辭不可不感其稱頌也非禮不動四字者峯秦來者也片石所刻李擇之募出者也此事當與金閔李諸人議而成之則善矣此事力極簡不難成矣雖有非之者旣有朱子南軒故事何必自沮也始欲配以 孝廟矣更思之此則非但事體未安時人必以爲大罪不敢生意矣 神宗皇帝祝辭主於感德加於壬辰東人受賜 毅宗皇帝主於國亡君死之正也

右春秋之義

先生嘗以石室金先生爲大義宗主乙酉歿朱子語

黃端明事光以書請見仍以師道事之
會草廬于珍山議定重峯文集刊行墓道竪碣等事
遊嶺外訪張旅軒拜吉冶隱墓遊湖南訪林東野棟
見愼伯畢天翊于月嶽拜安牛山于光州
有人問目引朴潛冶言而稱朴公知誠先生曰此非
後學尊先輩之意稱名大不可
圃隱祀孫纘光身死其子年纔十三竊不自存流落
鄉曲先生請别以一遞見給料使得還京守廟
與退憂金公書曰栗谷先生祀已絶矣厚時之子繼
無子而死其從弟厚樹次子名繼年已長成而族黨

稱其可人若以此嗣請奏授之官則於情於義甚便

記昔 孝廟朝退溪適孫幼稺賤臣乞以支孫李誠晉代爲縣官而奉祀蓋於國隆奉祀亦官其支孫而權攝此事已成前例

右尊賢之事

作三學士傳金將軍碑以明其死於尊周作林將軍傳淡致褒世之意 莊陵六臣江都諸公莫不立論揄揚作閔龍巖傳以著其一門取義作李忠武碑彰其竭忠致死作張潤傳以及金千鎰高從厚黃進崔慶會李宗仁諸人之忠孝以至書吏姜孝元砲手李

士龍亦皆褒揚不以爲微而或還又以嚴興道子孫辭用之意請于朝

右尚義之事

尹鑴自以爲知道當時名公皆期以大儒於先生戚屬不遠先生始甚親愛忽著說論理氣斥退溪栗谷諸先生說而于溪則尤不數焉先生大加驚愕著說痛卞鑴聽之邈然益肆誣悖終又斥朱子經書集註皆以已意去取至於中庸則歸去章句先生以爲朱子孔子後一人而鑴敢肆其譬誣此乃誠淫邪遁衰狄禽獸斯文世道之亂臣賊子遂嚴辭斥之尹宣擧

每攘臂助臡先生以爲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并與宣擧而攻之

先生聞朴世堂註南華經曰彼必改註經書矣遂卷曰註南華而何以知其註經書乎先生之言得無過乎先生厲聲曰君輩毋以吾言爲過吾則朝夕且死君輩試觀之古今書籍可註者何限而必註莊周書何也

右闢異之事

庚申獄起䁥暘以判金吾來謁歷擧文案言吳始壽辭窮情得之狀先生力爲救解曰渠豈全無誣罔乎

恐猶有活理驪陽退謂人曰有是哉大老之返也仁
愆則過夫庚申羅辟者何莫非欲害先生者而至於
始壽則臣雖之說其爲設計端爲緣稿山林而及其
論獄乃不念舊惡而激求其生如此三淵記述
壬戌鞫獄時與文谷書曰執事當主讞不知如何而
得其至當也凡事必有天理人欲況此人命死生國
步安危之所係乎惻怛欽恤恐有一毫冤屈者天理
也陰爲日後自全之計以獄市恩者私欲也此則事
之相似而心不同者也反復閱實無使巨姦網漏者
天理也或有乘時圖報之意以入爲務者人欲也此

則迹之相似而實不同者也此在毫釐之間而實有
千里之謬可不愼哉
己巳先生聞朴泰輔立節事歎曰奇哉奇哉倫紀頽
不墜矣○泰輔誣辱先生無所不至而世傳先生聞
其殉國遺敎子孫盡刪前日文字中語及泰輔者云

右處事之義

芝村問何以則不入於偏黨先生曰此亦私心也只
秉心公正則可矣
有以少輩數多老論數少爲慮先生笑曰惟患其論
之不正不患其數之不多昔東西分黨時愚菴一隊

不過七八人而其後數多如此

先生嘗曰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若不分黑白不下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右論黨論

崇禎癸酉先生赴司馬會試崔遲川鳴吉主試以易義一陰一陽之謂道爲問題意甚難士子輩未能措手先生一揮而就時先生已有盛名求見所製者左右坌集先生一無惺色并皆出示由親及疎殆遍場中以至本草字漫幾不識先生伯兄亦參解同入言曰初不赴擧則已既入此得失何可不念而爲此王

客俱傷之事耶先生曰此亦命也何關之有及其考試退川見先生文大加稱賞吾道東矣遂擢置第一名王齋記述

崔愼問曰今日取第榮身皆非義先生曰朱子以爲孔子若生於後世則必爲及第蓋不爲科第則不能登仕行道故也今之士若能登仕輔吾君以復隆則可謂大人事業豈可凌非取第之士乎若無意於此而只爲榮身之計則大不是矣

問有人以虜年號書於紅牌及官教爲嫌不欲登第蔭官者何如先生曰志尚如此則可謂志士之淨潔

豈不害哉

先生曰我國天地飜覆若以聖人公心言之當出而明大義可也自顧力量不能濟事而徒失其身則不如隱居不出以潔其身之爲無欠也

先生曰科擧不但長其浮華之習其於得失之際不能不動心此最大害并崔愼錄

朴和叔問爲貧之仕何官可當先生曰自參奉等官轄至守宰是也崔愼曰焉有儒士而求仕先生曰自參奉轉至守宰皆不求而自至豈可以此爲求而非之也

先生曰自參奉至守令所謂祿仕也朱子亦嘗有門戶扶持之說今日寒士之或取第或蔭官以爲門戶之計又何害於義乎崔愼錄

右論科官

乙卯春先生在吉祥寺聞有遠竄之命卽抵鎭川邑下爲聞命卽行之計金吾郎至卽日發向配所

乙卯正月芝村李公迎拜於沙器幕先生曰東坡特一文人猶曰談笑於死生之間此正吾輩得力處李公曰在先生雖如此某等之心則不能不痛泣先生曰何至如此竊觀先生容貌辭氣無一毫幾微色

至德源配所端坐看書未嘗出門外子弟或請逍遙
宣暢則笑曰時輩所將處我以荊棘吾須習其拘囚
之苦
先生以 孝廟密札付之從子基德戒之以不可示
人及其火色益急門人知舊欲以此封進以為弛禍
之計先生大駭之曰寧死何忍以此苟求生活書勗
基德曰汝眼可矐此可出也
庚申 上曰今觀李惟泰疏果某之意亦與惟泰無
異 命撤圍移配清風旋又全釋先生歎曰 天恩
罔極而與泰之分利不如枯死島中既歸移書諸公

以明李蹴之爽實而欲將此情實上書都堂以爲還
八絶島計而爲諸公所止而止
先是吳始壽筵白李惟泰覆啟前見請放釋草廬
上蹴以爲以　孝廟爲適子宋某之見亦與臣同
先生與文谷書以爲鄙意以爲　孝廟必奪而後
爲嫡故不得不曰聖庶彼則泛稱嫡統是乃本然
之嫡統故時輩以爲與已符合而至以閒於　揚
前寫禽次嫡之說已見於　孝考誌文中何待渠
疏而明耶因李蹴之爽實而得之自以爲肮不如
拘生不如死云云

戊辰先生以情跡難安自　山陵陳疏而歸號國家
新有　王子之慶知舊多請畧入獻賀而先生以爲
此實莫大之慶而至於冒沒趨詣別中慶問則近於
諂諛且　主上誕降時亦以情跡不安不敢申賀曾
爲羣憾所構今日之不安有甚於前日而乃爲前所
不爲尤有苟且計較之嫌終不入又不言於疏中盖
先生言行一遵古道未嘗以利害禍福嬰其心
己巳先生陳疏論　元子位號事門人子弟交謁更
諫而先生一不聽疏既成顧謂遂菴曰欲爲儒者其
事至難矣盖謂欲盡儒者之責若計死生禍福則不

能也 南搪諸述

先生在興農聞濟州之 命曰金吾郎未到之前當拜辭於家廟遂冒夜往來蘇堤過連山高井使門人鄭游操文告沙溪先生墓

親舊拜別時或有垂涕者先生曰朱先生之別西山也不見嗟勞色何不法此而乃爾

耽羅之行先生年已八十三矣風濤接天一片孤舳出沒海中篙人亦無所爲落帆祝佛先生獨晏然端坐手執太極圖說沉潛玩味乃謂叔第曰今日益覺太極之理錄 李樽

入處棘中日與孫晴碭看讀朱子大全語類易學啓
蒙綱目等書爲文使二第及時碭昔于楢林書院
四月聞加律之啓一家驚遑痛泣而先生逌然不以
爲意曰吾以此身得與時人久矣看書不輟
及其後 命之下辭色無異平時送卷間被命消息
意以爲到京後原情等節無與議爲且到京未易拜
見直向南路禁都權處經識察甚密無計入拜夜潛
入拜詰問原情事則先生以爲原情不須議
乙卯禍色甚爲使孫子直長公亟請仲氏碣文于文
谷金公壽恒謫所而貽書直長公曰文谷書裁送須

開見而還封重皮着圖章以送其所送須極擇其均
碩肥好者以新潔細木作製內亦以厚潔紙隔之其
裝戒徃者功毋令討來家狀亦以淨好紙作册從主
孫精寫爲可汝等凡百太無文故如是諄諄耳

右處變之節

己巳五月有拿鞫之 命金吾郎禮處經自請奉
命而來靜不言其爲某命先生意其爲後 命沐浴
更衣命付後事又作書寄訣遂奄托以朱門緒叅又
令建祠華陽磨崖之下以祭 大明神毅兩皇帝
五月十四日處經追出先生號之客合庭下去堂甚

遠處使校生讀傳旨于堂上先生出就時袖持 聖
祖及 明聖手札欲拜訣于公廨而處經不許其孝
于堂上卓子先生遂奠之于前傳旨讀畢行四拜
先生以 君命不可淹滯請速下浦十七日自州城
移次別浦待風留十日爲吾考妣墓文付孫疇錫使
之歸告墓前又以一言告訣于朴和叔以冀其開悟
時先生有疾已久子孫但別浦發船也請入船護處
經又嚴禁奴僕等不得聞載廿八日次海南邑內始
聞 國有廢立之變失聲痛哭曰爲臣子者尙可生
乎遂絶口不食乃草一疏極言 孝廟志事

六月初三日次長城時先生氣息奄奄而使從者取筆硯來大書三賢問（雨亭圭菴及林塘成東洲講學之所碑在清州馬巖）三大字以表先問仍作陰記又手書訓戒之辭以付子孫文谷諸孤使其外第李湛乞銘於先生先生命子第倩手呼草子第以先生氣力綿綴請畧成數行先生日此將爲後世大議論何可草草序次鋪敍無所闕漏仍以朱子大全劄疑共成之意托于農巖

初七日至并邑聞有 後命乃草一疏言其前後出處大義及含痛將死之意又言 聖祖手札付孫疇錫其家早晚進入之意并初進御札之疏及海南時

遺跡 聖祖 聖母手札披曬暘俾待可進之日以進之

後命既至沉子基泰以國法用刑避弦日及文谷宣藥亦避弦日子于禁都朴履寅處經又力勸勿許先生聞而嚴止之曰吾命將絶矣趂今一息尚存受命而死不亦宜乎促令進藥

遂菴問後事當用何禮先生曰當用丧禮備要然須以家禮爲主而其未備者以備要參用又問公服用否先生掉頭曰吾於平日未嘗自製公服又問當用深衣而其次用何服答曰朱子閒居著上衣下裳之

服吾嘗被此制製置矣又問其次答曰襴衫是　皇朝遺制又曰墓前勿建豊碑只可立小石而致道畧述數行以表之

禁吏輩入來子孫皆被驅出不得在傍邑人任漢一與貢生李厚貞自前夜扶護先生忽開眼視之問曰早晚仍曰吾命將絕恐未及受　命而死欲有促令進藥之意俄而藥進先生已不能視禁吏近前高聲告以豆藥之意先生即動身起坐命取上衣來擧臂命著漢一告曰即今氣力難起身穿衣之勢矣先生即以手攬取衣裾加於胷上漢一覺其意展衣加身

并臥席奉出廳上禁郎令校生讀傳旨先生以衣歛
膝瞑目而坐若欲俯身者時或有傾聽者遂進藥數
器先生歛訖仍就枕而逝時子孫門生以處經嚴禁
不得入從孫宗錫自報恩馳來奪曰天下寧有是遂
排闥直詣先生之所屢呼先生先生開眼執手曰汝
來矣吾恐不見汝已作訣書見否仍以讀書修行誡
心奉先等語勉戒之又問曰汝子好在而方讀何書
答教之此是吾先人奉祀者也俄而禁吏入告曰時
刻當矣諸人皆退金克惇謂宗錫曰大監臥席不潔
今不改之則受命設桌之際無人改鋪新席矣宗錫

乃吉以改席之意先生昏昏之中以手撫席曰此席
好矣吾先人平日未能鋪如此席何用改爲
及聞傳旨至眾某以昏朝學臣之子云云先生覩天
者三有至寃極痛之色及聲歔兩眼俱不瞑遂奄屬
以手摩之而終不瞑遂奄嘗語及此時事曰想我先
生尚不瞑於地下因流涕被面云
前一日夜有白氣經天是夜奎星隕地赤光亘于屋
上邑人相傳而異之
右受命時事
己巳二月發耽羅之行到泰仁留一日鷄鳴而起先

生謂遂菴曰栗谷先生手蹟如石潭日記之類頗多又有沙
溪先生與白沙李公刪定栗谷碑文時往復文字及
行狀草本愼齋末年傳授於我矣欲托與致道致道
其勉守之栗翁子孫說欲持去此異於他物不可與
也吾初欲與朴和叔共守之今和叔如彼奈何他日
疇孫生還與之共守亦不妨也
六月初八日子孫及門生數人入省先生氣已欲絶
開眼視遂菴執手語曰吾常以朝聞夕死自期今年
踰八十終無所聞而死是吾恨也此後事惟待致道
仍曰學問當主朱子事業則以　孝廟所欲爲之志

爲主我國國小力弱雖不能有所爲常以爲痛含寃
迫不得已八字存諸胷中同志之人傳授不失可也
又曰朱子學問致知存養實踐擴充而敬則通貫始
終此於勉齋所撰行狀詳之矣
又曰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聖人之所以應萬事直而
已孔孟以來相傳惟是一直字而朱子臨絕所以告
門人者亦不外此矣
　右傳道之托

尤菴先生言行錄下終

跋文

宋子言行録立齋先生所撰者也遂翁曰集羣聖而大成者孔子也集羣賢而大成者朱子也集羣儒而大成者宋子也然則孔子出而羣聖之道益彰朱子出而羣賢之道益彰宋子出而羣儒之學益彰竊惟後之欲學先聖先賢者當法宋子是已余嘗執摯于希陽師門徙拜于華陽老先生幽宅之隴遺塵剩馥尚令人興起歸與諸同志金鍾世吳貫林至晃鎬尹重海設進學會刊印退牛栗三先生遺書及學校模範請弁于淵齋先生欲撰宋

子全書中指南而并刊先生曰欲學先子必先於此可也以言行錄授之於是與進學諸員鳩財登梓前郡守崔公基桂時郡守崔公勳桂皆出力以補之工告訖僉貞徵跋於余余竊不自揆遂頓首百拜謹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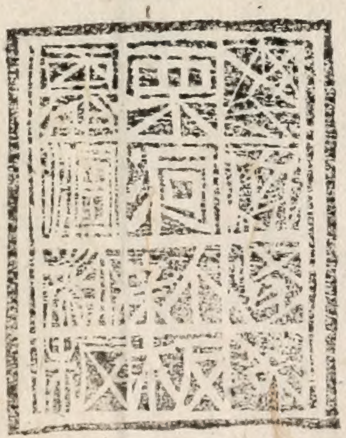
歲在辛丑四月下澣後學綾城宋秉欽謹跋

跋文

尤菴先生學紫陽夫子其仁義道德繼開尊攘無毫髮爽而至若一言一行亦未嘗外此先生乃我東紫陽也盖先生全書浩博無涯凡初學者不知趨向肆立齋先生撮其大要以立學者之門路廣惠于世於是鶴城多士設進學會敬受此書于淵齋先生將付剞劂勲柱適守是郡捐俸助役觀察使金公宗漢亦出力補焉嗚呼昔吾從八代祖鶴菴公早從師老先生于懷川周旋函丈遂聞性理之說卒傳其緒爲北方道學倡又著華陽聞見

錄以訓示學者自是北方之士由鶴菴而知尊尤菴明德率性囂囂可聞而今且興起乃能如此信乎先生之遺風餘敎有百世不能泯者矣勳柱之於斯門僭有分義謹述于卷末是錄之鋟實經進學諸員之手而主管有司金來性全晃鎬尹重鉉之力爲多云

歲在辛丑四月下澣後學海州崔勳柱謹跋

辛丑仲夏

鶴城進學會新刊